

記纂淵海

十二



知人

經知人則哲書皋陶謨晉人謂文子知人記檀弓樊遲問知子曰

知人語類

子知莫難於知人家語弟知賢之謂明荀子解蔽篇君子不可

欺以人 吾洒然異之莊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

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

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列

史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左文孔子聞衛亂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左哀十鮑叔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

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史本上問丙占誰可自

代曰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

人西漢本傳第五倫舉人多至二千石世以為知人後漢吳

季英祐有知人之明東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

公嘗謂德操司馬為冰一作鑑通泰性明知人獎訓士類

天下咸稱許郭之鑒東漢荀淑遇黃憲於逆旅時年十四

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吾之師表也漢司

馬徽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當展其

驥足蜀志龐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蜀

本傳周弼見裴頌嘆曰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晉王戎

有人倫鑒識晉書王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高士

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宰相之器

也同上謝安弱冠詣王濛清言既去濛曰此子豐豐逼

人同上謝安弱冠詣王濛清言既去濛曰此子豐豐逼

知人

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耶訪之乃羲之也晉書王羲之傳互見擇婿王羲之年十二周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噉羲之羲之由是知名晉書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唐書傳則天問狄仁傑思得奇才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續世說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唐書本傳互見剛大必折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為用耳 席豫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 王起典貢舉貢舉皆知名者人服其鑒互見座門賈餗三典貢舉多得名卿宰相並同上

集明白山濤鑒謝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栢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

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韓文互入鑒別

本朝王沂公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為宰相見晏元獻為相求婚於范文正文正文曰公女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同歐公知潁州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續

知音

經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記樂

子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者而已矣又為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為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

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訣子曰回善於識音矣謬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我我平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子游汾亭鼓琴有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文中子五入機鋒相湊門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左襄十伯石始生姑視之聞其

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左昭二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

矣孔子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

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

記九十二

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史孔子蔡邕有以酒食召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

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坐人追問其故邕具

以告彈琴者曰我向見螿蟬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螿蟬

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螿蟬之失蟬此豈為殺心

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東漢蔡邕夜鼓琴絃絕

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矣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後

傳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關設瑜必知之知之

必顧時人謠曰曲有悞周郎顧吳開皇十四年詔行新樂萬

寶常聽太常所奏法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時四海全盛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通監隋文紀韓滉知

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

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

知音

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舊唐書李瑀常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絲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云唐書荀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晉書

傳記孔子鼓瑟曾子聽曰夫子瑟聲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入以告子曰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屬屋循梁獲而不得丘以瑟為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韓詩外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搜神于頓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國史補

集識曲聽其真選古詩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向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劉長卿詩

評論

經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語憲

子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揚淵

史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項它不能當曹參通監漢高紀荀悅曰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志此信之所以勝之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也通鑑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通鑑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通鑑同是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漢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通鑑漢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鄉鄉慙長三國魏陳羣傳注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惟嗜榮貴而不求苟合

光至一

二

三國魏王肅傳評王

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三國魏王肅傳評王昶為魏司空開濟識度湛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承清虛寡欲不飾文詞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晉書范隆曰吾嘗耻隋陸無武絳灌無文隋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通鑑晉書張輔嘗著論以為管仲不若鮑叔班固不及司馬遷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晉書崔浩曰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通鑑魏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衆盧循所

評公編

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通監晉恭紀胡藩言

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

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

於涉獵傳記一談一咏自許以為雄豪公殆不如也通監

紀隋高孝基賢賞機晤清謹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

通監王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

通監或言李密侶項羽非也羽興五年伯天下密連兵

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其亡宜也唐

密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

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通監裴行

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通監潘好禮設客

問曰徐公有功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

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

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

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

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

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

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

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

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通監孫述掌制誥為時流嘆服

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頌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

及述為王言之最善唐上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

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

各其所長也通監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

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唐書柳

傳記裴延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舡姚洎號

評論

急灘頭上水舡譙羊祜鑿墓陶侃決指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歛常手執牙籌王衍口不言錢謂阿堵物二人正相反坦之作廢莊論阮籍作達莊論正相反廢莊論詆譏子休而多竊其言操戈入室文章之最病孔氏韓退之晚年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曰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公疾浸加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也元真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銘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同

集兩漢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墻壁間以死無它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

禮記

七

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柳咸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也自抱關擊柝以往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袞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柳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蕃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應陸機辨**宋朝**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歐公韓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一飽之無時耳推是心使光榮而飽

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踴踴而獨處兮咸嘆
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
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
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
天下豈有亂與云哉歐公讀李翱文羊祜陸遜送綸償禾之事甚
好至祜飲遜藥則不可陸遜雖不是鳩人底人然兩軍相
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老泉文今世稱善草書或不能真行
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
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東坡集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
精能之至返造深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
不已乃識竒趣同霏霏乎其若卿雲之蔽月也翻翻乎其
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牽柳絮也裊裊乎
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

卷之二

八

不隘也東坡文與可飛白贊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
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為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偽今日觀淵
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國
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
譏之此小兒強解事也仇池筆記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
集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
文當學司馬遷詩當學杜子美唐庚文司馬遷敢亂道却好
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
是唐書同王右軍蘭亭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
然絲竹管絃語亦重複淵齋東坡云書之美者莫如顏魯
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
之變自退之始王肯方詩話

評論

決擇

經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書酒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記
庸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上同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述

子君請擇於斯二者子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上同善擇者制

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子荀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子莊鷄

雖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秋或問人有

倚孔氏之墻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進之

倚門墻則麾之子揚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

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子劉

史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左僖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左襄鳥則擇木左哀

年一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二國晉語注云有

取其輕也二禍擇人所以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

同也史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通監漢

刑不如行恩蔡蔡求奸未若禮賢通監漢

傳記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戰國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

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晉中

集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杜

養禽當養鵠元鎮磨劍莫磨錐磨錐成小利同五見

肉於熊羆肯視兔與狸韓文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

聖人為準的中庸為慕尚清與和皆非中道皇

本朝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

而後足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

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歐公有美堂記

料度

經它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

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

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

覘國乎禮記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記樂有子曰

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語學

子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孟梁惠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滕文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

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孟公孫千歲之運今日是也子貢人能

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列子

史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左閔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魯

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同晉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宣

年十二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左成十士鞅曰樂

鱣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樂鱣死盈之善未能及

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鱣之怨實彰左襄十晉囚叔向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

叔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

不棄仇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左襄二年周王曰韓氏其

昌阜於晉乎左襄二年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

大夫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左襄二年叔向曰伯有已侈

所謂不及五稔者左襄二年楚執伍奢費無極曰奢

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召之負適吳奢聞負不來曰

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左昭二年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

於我左定七年楚子西曰夫差其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左哀元年

魏子其長有後於晉國乎魏子魏舒也伍員曰越十年生

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左哀元年子胥曰越

在我心腹之疾也左哀十一年季札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左哀

九年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國語互見伍子胥諫曰越王勾

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甲喪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

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心腹疾而王不先不亦謬乎史只世家

侯嬴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

嘗聞公子為如姬執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

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

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却秦通監周紀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

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

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九卷十二

十一

日暮見火起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

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

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諛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史項籍紀房君諫陳餘曰秦未亡而誅武信等此生一秦

也通監秦紀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屬不過數人耳通監漢高紀英布反上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

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

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

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

對曰出下計通監晁錯曰吳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前漢荆朱勃小器速成智盡

此耳東漢援傳互見識者所窺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

東漢袁安傳論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怨者

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下遼都尉龐奮使速行刑

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

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

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通監

漢瑒紀孫策將襲許眾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

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眾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

伏起一人之敵爾果為刺客所殺魏志袁紹孤客窮軍仰我

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通監漢獻紀

蛟龍得雲雨恐非池中物吳志周人瑜傳互見識者所窺衛公子開方仕

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通監漢獻紀郭嘉曰袁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

速通監諸葛亮至郡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

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

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出五丈原通監魏魏文

帝欲伐吳蜀賈詡曰吳蜀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

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魏志邢貞曰江東

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通監司馬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

少事煩其能久乎魏明紀索靖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銅駝

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通監晉紀互入朝廷初聞燕王

雋卒皆以為中原可圖相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通監

晉海西公紀相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

儲擣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侶其勇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通監晉安紀劉裕伐燕過大峴曰虜已入吾掌中矣通監于謹曰

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長孫儉曰裁繹蕭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繹本史

隋軍臨江高頴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

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摠為相唯事詩

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

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通監陳長李敬元盛

稱王勃揚烟盧照隣駱賓王之才裴行儉曰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身爵祿者哉唐書裴行儉傳使者所薦唯

得文辭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通監宗裴度曰朱克融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又當

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通鑑唐李弘曰鄭注姦猾無雙却驚不除使成羽翼以為國患通鑑唐一日狼煙百餘舉帝

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通鑑五代傳記可食以梁肉者可加以鞭撻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

鈇鉞高士望影揣情文選陸有志氣而能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能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李韓公季札

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貢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在

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陸曾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文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二

不具眼目

經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詩邶北風注狐赤烏黑莫能別也謀之既臧則具

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詩小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上同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詩桑柔箋云見道聽之言則真即如醉此宜

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詩大雅不親其所賢

而信其所賤記縑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記樂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

言樂記學

子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公孫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

為安以吉為凶荀賦螭龍為蜺螟鴟梟為鳳皇上同非是是

非謂之愚荀脩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

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

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

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

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淮南

務農夫得彤弓以驅烏南成得袞衣以負薪抱朴

史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左襄二魯有子家羈弗能

用也左昭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

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史記項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前漢魏文侯最為好音而謂子夏曰聽古

樂則欲寐聞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焉漢書禮曲突徙薪亡

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霍光傳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

能西漢鮑是末師而非往古西漢劉龔氏之壁韜於荆石

隋侯之珠藏於蚌蛤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

曠千載而流夜光也西漢班固叙郡縣擇便巧史書習於

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

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

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

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

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西漢貢

廊廟之寶棄於溝渠東漢孟嘗傳聚斂整辦為賢能奉理

循法為不治通監漢甘寧留依黃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

上李膺謂鍾觀曰公何太無皂白魏志抵金玉於砂礫碎圭

九九三

壁於泥塗東漢黃劉元海匈奴人王渾屢言於武帝帝大

悅之主濟通監曰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孔恂揚

珣曰臣觀元海之才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齊王攸曰不除元海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

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之永興元年元海僭位晉書載

先王恭以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

才深懷耻恨通監晉將適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

甚也通監陳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閱

競排詆之後主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同上令封

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

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正患已不能知安

可誣一世之人通監唐太宗互張九齡曰祿山失律喪師

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

不具眼目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狂害忠良竟赦之通監唐元宗棄蘇合之丸而取螭娘之轉五代史任國傳

傳記烏不為烏鵲不為鵲戰國策牛僧孺詣襄陽于頓求知

頓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將問牛秀才發未曰已

去立命小將賣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指回幽閑鼓吹

翦堯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融時無識寶世缺知音 珍瓠

甌而賤璠璣策駑駘而捨騏驎 燕石妄珍齊竽混吹同並

集為鳳皇而作鶉籠方雖翕翅而不容楚辭互見非俊疑

傑方固庸態也 漸彙本於滂瀆淹芳正於腐井 悲楚

人之和氏獻寶其玉以為石互見方世俗之幽昏眩白黑之

美惡 委玉質於泥塗 放山淵之龜玉相與貴夫礫石

斥逐鴻鵠方近習鴟梟斬伐橘柚方列樹苦桃 蓬艾

親入御於床第方棄指葯芷與杜蘅 西施媿媿而不得

見方媿母媿女勃肖而日侍媿媿儀容好問謂娶媿女為醜

惡 江離棄於窮巷蒺藜蔓乎東廂 却騏驎而不乘方

策駑駘而取路 要襄奔亡方騰駕橐駝鈇刀進御方遙

棄太阿 拔塞玄芝方列樹芋荷橘柚萎枯方苦李旖旎

甌甌登於明堂方周鼎潛乎深淵 潛周鼎於江淮方爨

土鬻於中宇鬻音尋惡虞氏之簫韶方好遺風之激楚淫

之音反表以為裏顛裳以為衣 藏璫石於金匱指瑜瑾

於中庭 却騏驎以轉運騰驢羸以馳逐 折芳芝與瓊

華方樹枳棘與薪柴掘也荃蕙與射干方耘藜藿與藁荷

寶彼方沙礫指此方夜光 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

毀棄瓦釜雷鳴上謂莫耶為鈍方鈇刀為鈇賈誼譬如

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藝文類聚嗾羣犬以逼

騶虞縱炎火以焚瑾瑜劉賓客集乃知尋常鑿照影不照神孟東

野抵今市駿憑毛色綠耳驊騮賺煞人杜荀鶴集縣宰不仁工

部餓酒家無識翰林醒同上宋人不識玉而寶珉石陳子昂集楚

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李白集和璞之真不能識齊竽之濫

何由知天白樂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文柳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採曲皆可

以貫犀革比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

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

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

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

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

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較而輶輪

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

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詭輕俛沓貪而忍者

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推駮撲鄙力農桑啖棗栗

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其矣何以

異於是物哉柳文互入入實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入獄不知

避兮宮庭之不處除一作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火烈

兮娛娼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慝兮美

愈西施謂謨言之恠誣兮反真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

兮進俞緩之不可為文柳西施作媼母美顏不如醜天白樂相

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元微張延賞選壻韋臯性高不拘

小節公侮之不禮臯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為延賞代

公曰吾不識人從西門而出郭園詩曰當時甚訝張延賞不

識韋臯是貴人雲溪友議

本朝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

悲千金市馬惟市肥歐公以李林甫揚國忠為周邵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司馬溫公唐論

不信讒

經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詩青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語頤

史 智者除讒以自安也左昭二上官桀然霍光令人詐為

燕王上書言光出都羽林道上稱趣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燕王告其罪不敢

入有詔召光免冠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

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通監漢昭紀龐晃

等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

被磨瑩皎然益明通監隋高祖唐太宗曰我終不以讒害

良士新唐書尉遲敬德傳

傳記 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論

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春秋後語互入

集 杜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諛日

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兼得之大怒罰令因擯令終不

得面讒諛大息柳文杜兼對

信讒

經 采芣刺晉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采芣采芣首陽之顛詩孔

氏疏云讒言之起由君子信讒如或疇之詩小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詩巧君子信盜亂是用暴詩巧言也無道並進

讒巧敗國詩車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詩小

子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孟讒嫉之人必好

聞人惡劉子

楚令尹子常賄而信讒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左昭二年吳太宰嚭既與子

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史本傳互入讒語屈原為

憲令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屈平同范雎日益親用事因乘間說王曰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通監秦紀互入讒語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通監漢高紀偏聽生姦前漢鄒陽書漢安昌王盛謂劉和曰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

信他人誰足信哉備監晉懷紀魏徵曰君所以暗偏信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

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新唐書魏徵傳

互入蒙蔽有言魏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蹈所撰碑通監唐太紀互入有始無終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徹其然否辭

操縱

予以馭其幸奪以馭其貧禮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左

貳而執之伏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傳十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東

史彌

保德

傳記 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慕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亮笑縱使更戰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漢晉春秋

集 舒則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選成公 舒之彌字宙卷之不盈分陳子昂集 舒之則雲蒸雨降以救大旱卷之則天倪道樞不盈一握獨孤及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韓文

姑息

經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記檀弓上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記仲尼燕居

子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孟離 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同夫惜

草茅者好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韓非 姑息敗德揚明

史 項王見人言語嘔嘔有人疾病涕泣分食飲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通監 范增曰君王為人不忍高紀 張良曰今

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通監 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通

漢武紀 恩不忍悔義不忍割東漢丁 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

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

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通監 僕

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惡人高會而誇咤老賊服職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觀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良民東漢士 一歲再赦好人暗啞凡養稂

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唐書刑志知幾上書譏每歲

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唐書劉知幾傳為天下

之事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通監唐肅宗時藩鎮各擁

勁卒自署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

藩臣羈縻而已通監唐代宗護養孽萌以成禍根唐書肅宗欲賞

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

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

通監唐德宗秦豐而犬豕轉獍肉飽而虎狼貪暴唐史昭宗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三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四
識見部之十五

守正

經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記中子曰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語八倫互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

智矣語雍子曰不語怪力亂神語述淫祀無福記

子曰君子不祈妄福禮中子

史魯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

能為旱焚之滋甚傳左狐突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

軒審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左傳鄭裨竈言於

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犖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左傳鄭龍闢國人請祭子產曰吾無求於龍

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左昭十年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左昭二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

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左京晏子曰使

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史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

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西漢本贊班婕妤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

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西漢本傳明於天

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

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

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

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奸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

欺罔世主聽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如條風捕影

終不可得通監魏紀魏帝愛女淑卒帝病之欲幸許陳羣諫曰臣

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都求女則亦無益且吉士賢

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

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通監魏明紀時長吏喪官後人

惡之多毀壞舊府祐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普加禁斷書

鮮祐王度曰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

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

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

為沙門者皆返初服通監晉成紀郭璞嘗遇顏含欲為之筮含

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

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耆龜同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

移鎮樂鄉王述曰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

而已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通監晉穆紀太

記九十四

二

史令傅弈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

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

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喝愚夫詐欺庸品乃追

讖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

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

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死

生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德所

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降自羲黃至于有漢皆無佛法

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

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梁

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千萬剪刻繒綵裝束

泥人競為厭魅迷惑百姓通監唐高祖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

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

言以告傅弈弈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弈弈初無覺湏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通監唐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

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龜於雀鷲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 呂才以為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

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於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阮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

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或異 又云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

史記卷四

三

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平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盛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為確論並同 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

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通監唐太后造大像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日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托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闐闐

亦立精舍化誘所激切於官徵法事所湏嚴於制敕通監唐宗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明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

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

守正

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
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使
壞正法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

通監唐姚崇曰若使殺蝗有禍臣請當之上同張鎬曰帝

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通監唐上

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祀所能致也

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造命也通監唐

宗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曰秦始皇漢武

帝學仙之效具在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

今之明戒也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盛壽

乎通監唐

傳記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心天災地殃不能殺也苑說

集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

記九由

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

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

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

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

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

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

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

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

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

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隨滅

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韓文

論佛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

臣不怨悔同上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載在
方冊可効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
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韓文與孟尚書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 釋老之害過於
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
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
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
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
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並同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
王以桑穀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
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符身

本朝

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光怪將

五

復建塔余襄公言彼一塔不能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
皆有光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畏也筆談王嗣宗為節
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私焚紙幣以祈福嗣宗大呼而
止之曰神苟有知豈枉法而受賄耶聖宋撥遺

信邪

經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書呂刑非其所祭

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禮記曲禮下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
盆尊於瓶記禮器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語八脩互入強自擊附

史申繻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

興左莊十四年史嚚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左莊二十二年初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
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

信邪

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
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
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監漢明紀初帝奉佛法立精舍於
殿內引諸沙門居之通監晉武紀謝萬曰三郟諂於道二何佞
於佛晉書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
羹糲飯而已通監梁高祖上好機祥小數王劭表上符瑞甚眾
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摭佛經曲加誣飾撰皇隋
靈感志上令宣示天下隋文紀隋傅縡曰不虔郊廟大神專
媚淫昏之鬼通監隋紀隋程知節曰王世充好為呪誓此乃老
巫嫗耳隋紀楚人信妖言通監唐高祖上好祀神鬼王瓊習祠祭
之禮以干時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通監唐元宗
蕭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謀之上祝故王瓊

黎幹以左道得進通監唐代宗上病甚令僧剃髮遺令為塔以

葬同上

傳記

孫恩攻會稽王疑之謂吏民曰不須預防吾已請大

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王氏譜見

世說

事鬼求福墨生所信通史

集

其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韓文

道越人信祥而易殺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

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

飭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柳寺記德實受命之

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昏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

玄鳥巨跡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

也柳貞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嗤

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

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同上

本朝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通監唐肅宗

隨邪

史諸葛瞻亮之子亮卒蜀人思亮之德咸愛瞻才敏每有

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皆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譽

過實蜀志五入遺愛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閱閱競排

詆之通監陳後主

集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杜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

窮求福人文韓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

歧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

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凡其大耳短脰拘孿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

記九西

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

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

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

其羊關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

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

輕俛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椎駮樸

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

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柳文互入不具眼目

本朝韓魏公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

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

公也蓋天下善惡爭歸焉遺事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四

審於取捨

經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語述而五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上同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語子

子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為泰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

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矣雖閉

戶可也軀同上互入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告言飽乎仁義也

記九五

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

人之文繡也上同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孟盡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孟離與其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

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權守五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

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

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乎莊子莊子釣於濮水

楚王使二大夫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耳莊子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

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

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秋

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維南子

史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

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

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

舍不審矣通監漢文紀趙充國曰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

顧急之則還致死通監漢文紀於心有猜則蓋殄饌舖猶不屑

餐旌督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東漢張衡傳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東漢李

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後漢楊脩傳思樹芳蘭

剪除荆棘三國名臣贊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

不止武昌居通監晉武帝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

捐軀以踐史北

傳記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

記及十五

二

貴已賤時貴而買雖賤已貴戰國策

集寧作清水之汙泥不為濁路之飛塵曹植人固有儒名

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或

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揚子雲稱在門墻則塵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

韓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

果以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

挹亦不敢忽然忘也 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

不吾惡吾將強而拒 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

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並韓文互寧有聞而窮乎將

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溺而遂乎柳文養隼者誠欲其

驚於鳥為乎驚於鸞鳳乎唐文粹

本朝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師者乃辟之雖朋友

幕府於取舍

亦不可辟遺事與其貴而拘孰若肆而賤臨川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東坡詩

知所輕重

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書

教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記曲禮上為宮室不斬於丘木記

禮陳乾昔疾屬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

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弗果殺記檀弓下母以

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

卿士記緇文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

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記儒行已聘而還圭璋此

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記聘義大夫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記王制

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語鄉黨君子謀道不謀食

君子憂道不憂貧語衛靈公

子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子孟萬章下鄉人長於伯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子孟告上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 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

孰重曰禮重上並同宓子賤為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

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請放民皆使出獲傳郭之

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曰今茲無麥明

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民樂有寇也且單父一歲之

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其瘡必數

世家語互入人之情雖桀跖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哉

兵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緩急

之有相先者也語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南林

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語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

於前弗及撥者先避患而後就利維南子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餐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淮南子訓荆卿朱亥不示小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豺狼之羣抱朴子

史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顓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

為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五宣十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史記陳世家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收秦相府圖籍藏之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

戶口多少強弱之處通監漢高紀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前漢志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讚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東漢冠傳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

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

一朝有飢東漢劉陶傳張綱分行州郡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東漢本傳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癩疽通監漢東漢帝使人以馬易珠

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通監魏明紀石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

子王憲孫綽也通監晉愍紀下燕主子寶言於垂曰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通監晉武紀李謐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

城北上謂薛仁貴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通監唐書本傳狄仁傑曰黃卷

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同唐明皇欲取石堡城

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

取忠嗣今不奉詔不過得罪天子以一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又云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唐書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耳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書食李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通監唐紀

傳記衛嗣君時胥靡賢臣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

以左氏備羣臣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

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

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戰國策聶政曰老母在政身

未敢以許人也同上墨子語禽滑釐曰凶年與子隋珠

又與子一鍾粟子將何擇釐曰粟可耳劉向說苑文公用

咎犯之言而敗楚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

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用其身乎文曰雍

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

之務先百代之利乎呂氏春秋

傳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

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陳琳檄齊相公不以射鈎而致

慊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

之辱陸宣公重名不重官韓太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

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太山也若義重於死

則眦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

不愛其死鮑傳歐陽詹闕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

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

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欤韓文肥於貌孰

與肥於道求於人孰與求於身孫可

本朝富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

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者矣

開元虎方捕鹿羅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老

集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

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不

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東坡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東坡留歐公曰

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張芸叟

不識輕重

子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孟梁惠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滕文人有雞犬放

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孟告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

北平十五

六

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

不若桐梓哉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

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並

上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

孟盡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所用者重而所

要者輕也莊讓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鬣而失靈龜斷右臂

而爭一毛折鎔錒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淮南子

外疾之害輕於秋豪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太山而莫

之避劉

史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左莊十以千乘

之相易淫樂之矇左襄十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

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

大心與子西使蔡黃諫弗聽蔡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

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
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左傳二八年簡父

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
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享宴之好通監武

紀塞川原為潢潦前漢食貨志趙壹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
錢東漢本傳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其兵主曰此皆

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通監魏明紀
重傳綽曰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後主通監陳鄧景山

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
請入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通監

唐代宗持千金之璧以求一瓦釜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

泉

記九五

七

審於去就

經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說表同而進不同而退說儒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語鄉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語微

子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而不往見子孟萬所
就三所去三子孟告

史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德則其鹿也左文十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左哀十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

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
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具我將

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
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

審於去就

仁也擇任而往知也必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左昭二

集吾寧惘惘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迎來道俗人也斯無窮乎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

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真乎

將况些彊斯色也喔伊嚅呢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

自清乎將突梯滑稽隨俗如脂如韋乎強寧昂昂若千里之

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鳥兒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

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

雞鷲爭食乎繞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武明月難暗投

郭景純遊仙詩須知世路難輕進豈是君門不大開杜牧



審於趨向



子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

揚學行

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

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

揚問

史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殆類狗也

東漢馬援傳

宋袁淑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

玉人門非種蘭所見續世說又宋書

昧於趨向

經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詩小譬猶瞽之無相俵俵乎其何

之譬言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記仲尼

子曠安宅而弗居捨正路而不由子孟難楚人和氏得玉獻

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而刖其左足及

武王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為詐而刖

其右足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韓非子互擗埴索塗

冥行而已矣揚修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

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

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揚吾

集昔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

得入韓文答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韓文

賦互入夫泣連三獻玉劉長

深識大體

經公事不私議禮記曲禮下公庭不言婦女同朝言不及犬馬同上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禮記檀弓下

子宓子賤為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父老請放民皆

使出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賤不

聽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獲是民樂有寇

也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

之心其瘡必數世家語互入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孟子離婁下

季孫相魯六月掘長溝子路私飯之孔子覆其飯曰魯有

民焉輒愛一作受之何也韓非子

史楚成得臣伐陳城頓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

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

能靖者與有幾左傳二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

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不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

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

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

謂子產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左昭十一年晉韓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

也寡君弗知左昭十一年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

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

啖嘖啖有為朕今袴豈特嘖啖哉吾必待有功者通鑑沛

公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蕭何獨收秦圖書漢

蕭何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

以為將左右諫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

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

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通鑑曹參去齊屬其後口以獄市

為寄謹勿撓也西漢文帝問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

本傳

深識大體

歲出入幾何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曰陛下
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西漢陳平傳有獻千里

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通監漢文紀田叔按梁事

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事有
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

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
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通監漢景紀

當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通監漢武紀明有所不見
聰有所不聞西漢東方朔傳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

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諸
國悉平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擅矯制

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
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百里之外為國家

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通監漢丙吉為丞

相上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同用臣衡

議罷甘泉泰畤劉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嗣况於國之神
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

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神光尤
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

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
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曰太后

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
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通監漢成紀帝王之意不窺人
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同何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
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西漢本傳馬援為隴西太守

深識大體

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陳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東漢宋均曰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通鑑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賓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躄京師肅清通鑑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通鑑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通鑑

魏明紀 不入

楊阜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

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通鑑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

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兵漢不願為赦先帝亦

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多矣曾

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通鑑魏

舒為司馬昭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

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通鑑顧和謂王

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

政邪通鑑王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

常謂非且凶愚之人以為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通鑑

晉書謝安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通鑑

晉書相玄嘗欲以謝安宅為營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晉書謝

謝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

之使爭乎通鑑魏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

當舉網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

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通鑑

祖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文臣夜集客虞嵩求營事五官

勉正色曰今宵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通鑑魏大旱散騎常侍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

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

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褱銅鐵為轡勒府藏之

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

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商估交入諸所獻

納倍多於常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

恐歲計不通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通鑑

紀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

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

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餘人臣敢以死請又頓

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勾千餘人命帝感寤悉達等皆

減死論通鑑牛弘問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

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

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

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

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省官不

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通鑑秦王世民

采誠大體

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高祖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

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耶竟不許通鑑唐太宗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

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類大為煩碎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

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

鄧世隆袁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

文章何為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尚書左丞韋瓘勾司農丞撞價貴於民間奏其

隱没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對曰只為官撞貴所以私撞賤向使官撞賤私撞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張昌齡王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

負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上問劉曉上疏論禮

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

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

示識大體

成俗豈非大謬通監唐高祖戴至德為右僕射劉仁軌為左僕

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

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

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通監唐高宗

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

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闡外之任李左車陳湯

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少

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

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

名也並同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

其利蘇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

之主鬻蔬果也乃止通監唐武后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

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

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

者名禁天下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

僚補闕杜肅懷一餞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

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

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

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

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元日之朝指期

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

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違畢露寬宥

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

子之不幸斯之謂也太后問鸞臺侍郎同平章事陸元

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若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

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並同朱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

自餘細務不之視

通鑑唐中宗

宗楚客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

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同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避之上曰鷹捕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通鑑唐中宗上命宋璟蘇頌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山東大蝗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臣請當之

北本六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歐之傑上表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以書慰傑互入上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曰不可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前廣州都督裴旻先不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豈可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乎事往不可復追由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同

上嘗從容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通鑑唐上又謂李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對曰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免死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若以礮石一能則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上之今惜一去榮之才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才者不亦其傷益多乎並同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民愁怨臣以為陛下召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通鑑唐

卷九十一

九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命御史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嘆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並同代宗將發引上送之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稍指未丁之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通鑑唐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能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邪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

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詔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虞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欲思附任數附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冠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矣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政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劉從一詰蕭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復曰李盧不堪為相乃罷之既在相位安得不與之同議 李泌曰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

卷之六

十一

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

通鑑唐 裴均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均一切用省

宰相議誅李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

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佑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

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

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

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

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元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

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

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

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

之上以詔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

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
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
取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並同李愬
既執送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擁降卒萬餘人以入焉
李愬具橐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
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聳觀
焉明日愬以師還文成柵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刺史事
蔡人大悅唐書高郢掌制誥家無留藁或勸盍如前人傳制
集者荅曰王言不可藏私家唐書本傳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
疏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果賢避嫌而棄之是亦
不為至公也通鑑唐文宗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
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
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

卷之六

十一

詳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矣同李師
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證孫贖故第白居易言陛下宜以
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唐書白居易傳樂工羅
程善琵琶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
之請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
奉宴遊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
竟杖殺之通鑑唐文宗李德裕節制西川吐蕃以維州降牛僧
孺曰吐蕃失一維州未足損其勢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
使棄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詔使德裕反降者唐書別見
私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李愚獨長揖帝聞而
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
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私敬
不敢妄有所屈通鑑後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

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

通監五代晉高祖

或言營田鬻

之可得錢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

此錢何為

通監後周太祖

帝政事無小大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

而已河南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

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

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下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

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

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

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無乃失為

政之本乎

通監五代周世宗

集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

臣

陸宣公

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

知為君之體然也如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

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而已

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

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韓文

以志為養考何有牛羊

周公作

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

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

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

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

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機也唯宦官宮妾乃

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

也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為孝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

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

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

子魯矣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並同上

本朝仁宗初立英宗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真得學士體

歐公尹師魯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必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公

撰墓表表五入勇大性小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有司以時按籍舉行胡宿以為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

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歐公撰胡宿墓誌陳執中為相范蜀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

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躓之范鎮歐陽脩余墓誌

靖蔡襄王素欲引石介范文正公曰介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無失德政事自修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

言東軒韓魏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與歐陽公為筆錄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史有

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壤及它有

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銘行日月經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屋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之小明也老昔

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棊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東坡論擒獲鬼章補賀太速劄子

寧

容網自漏吞舟誰能烹鮮作苛碎峻周世宗嘗作詩以示
學士竇儼曰此可宣布否儼曰詩專門學王者若厲精叩課
有妨機務苟切磋失至又不盡善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詩
楊億劉綽天聖中爲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
糧凡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繫時章
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
量官多徇顏情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
夷簡曾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斛斗致身于
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是時殿上壁罅可入我亦入矣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七

識見部之十八

不識大體

子 主好詳則百事荒荀子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荀子

史 平原君未覩大體史本傳論 好荷禮荷與苛同西漢卿大夫

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通監漢文紀 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同韓安國謂田蚡曰今人毀

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西漢淮夫傳

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

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

光九十七

通監漢武紀 務在於簿書期會斷欲聽訟而已西漢王 有司無仲

山父將明之才不能為一代之制而徒鈎撫細微毛舉數

事以塞詔而已前漢刑法志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

簫自度曲被歌聲分付節度窮極幼眇通監漢元紀 大司農江

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通監漢光武紀 蜀揚顛曰今有

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大主吹盜牛負重載

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

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

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

法也通監三國入治家 帝嘗卒至尚書門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

陛下所宜臨也臣若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

慙而反通監魏紀 石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

計終當為人擒耳通監晉武紀 殷仲堪雖有英鑒資望猶淺

不識大體

議者不以爲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紀條目不舉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通監陳紀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通監隋房元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權萬紀効其不平魏徵奏萬紀闇於大體新唐書推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通監唐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通負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議者以爲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群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通監唐杜黃裳曰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訟煩碎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

記六十七

二

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通監唐或者不知體要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是不知相道者也洞

集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又傳刀筆之吏寡大方陳子昂集

瑣細

不識大體

經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易旅卦 禮煩則亂書說 水煩則魚鼈

不大記樂 **子** 數粒而炊簡髮而擲莊庚 簡絲數米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淮南

史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左襄九年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西漢枚乘傳 律令煩多苛請它比日以益

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眾庶不亦難乎通監漢 宜為內史其治米鹽事皆關其手史成 鈞撫細微毛舉數

事西漢刑志 公孫述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通監 尤自勤勵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對曰有

識之士咸言傷細庫狄顯安亦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通監陳 吏通監 御史中丞姚廷筠奏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

皆取斷宸衷通監唐 搜捕疵類大為煩碎通監 **集** 推得失去就於方寸銖黍間杜牧之互

苛察

子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家語互 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列說符互 事莫做盡入 察見淵魚者

史 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禡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又使人過關市而賂之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

與汝金汝回遣之通監 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通監 漢文具紀 吹毛求疵西漢中山

苛察繳繞西漢司馬遷傳 披抉其閨門而殺之西漢薛宣傳 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東漢鍾離意傳 杜林曰大漢初興蠲

除苛政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果桃菜茹之饋集

以成賊後通監梁賀琛曰惟務吹毛求疵孽肌分理以深刻
為能以繩逐為務武通監梁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通監考
校簿領毫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後通監陳李輔
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通監
宗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謂之尋事通監唐肅

徇公忘私

經以公滅私官譜周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詩采王事多難不
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出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不
遑將父不遑將母詩四言公事不言家事記喪內稱不避
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
富貴記儒

子君子能以公義勝私欲荀修公道達而私門塞公事明
而私事息荀君為國薦賢滅身無怪劉

史楚閻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左莊三

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

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左昭元先國後已左昭二惠伯曰公

事有公利無私忌左昭三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

刑不隱於親左昭十不以家事辭王事左昭二昔趙衰以壺

飧從徑餒而弗食左僖二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

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吾故以是觀

汝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

今知免於罪矣國語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自拘當

死文公曰非子之罪也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
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當死伏劍而

死史傳良傳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

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嘗稱病不欲與頗

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

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史記趙奢受

命之日不問家事史趙世家參聞何夢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

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

何且死所推賢唯參通監漢惠紀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

加誅使公卿與之飲酒欲令自飲酖昭不肯使羣臣喪服

往哭之乃自殺通監漢文紀五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

忘私西漢賈誼傳金日磾長子為帝弄兒甚愛之其後弄兒壯

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

兒通監漢武紀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

義理者不然西漢司馬遷傳趙禹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過

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史本傳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事國

身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史本奮不顧身以殉

國家之急西漢李陵傳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

不滅無以家為也西漢霍去病傳尹翁歸抱公潔已為近世表西

本傳賈復抱公絕私西漢尹翁歸傳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

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鳳專權蔽主之

過通監漢成紀禽息憂國碎首不恨西漢杜欽傳賈復部將殺人於

穎川穎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

穎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

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

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通監漢紀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

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杞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上同具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同祭遵為征虜將軍同產弟遂以遵無子

取妾送遵不受曰自以身任於國不敢慮絕嗣之計後漢本傳羣臣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

出敕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

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通監漢紀

左雄薦周舉為尚書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嘗坐贓受

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罰也一作也舉曰

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

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通監漢紀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

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

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

以塞罪母妻皆為所害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

血而死通監漢紀橋元與陳琳有隙及在公位薦琳為廷尉

後漢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東漢文苑蘇章遷冀州刺史

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爲設酒肴
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
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
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東漢本傳五諸葛瑾每奉使至蜀
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通監漢董尋曰臣聞古
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
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
時主憂惜天下也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通監魏李熹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
王官通監晉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周處強直使隸夏侯
駿西征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
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可得而子乎晉書周何充
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通監晉王坦之卒臨終與謝

光九七

七

安相冲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通監晉郗超卒郗愔
哀悼成疾門生呈與相温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
死恨晚矣更不復哭晉書王文度言不及私晉書魏懷朔鎮
將元尼須與源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短長
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
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
耳尼須揮淚無以對案劾抵罪通監梁魏崔楷爲
殷州刺史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
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
榮逼州城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
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速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通
梁高屈突通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
委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

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新唐書屈突通傳莅

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回縱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夙夜勤力躬自科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

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通監唐太宗王義方彈李

義甫義甫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甫所舉今日之事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唐張易之張昌宗居中

用事相彥範謀誅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通監唐中宗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姚元之獨嗚

咽流涕曰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通監唐丈夫當敢言地要

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以保妻子耶唐書推誠蹇諤不私形骸唐書宋皇后妹夫奉御長孫昕以細故

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表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通監唐

大入深識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為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

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通監唐收元振及其同謀者四十人皆殺之代宗郭子

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

日以事語僚佐而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通監唐李晟曰幸得

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而無隱耶唐書崔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負多稱允當上曰有人諂卿

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必須諳其材行臣若與之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舊唐書本傳互入不拘形迹裴晉公遺言不及家事唐書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監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揚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後數日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

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通監唐憲宗互入因事見人裴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

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同李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為不可曰公事勿相違覃曰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

矣通監唐文宗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恩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通監唐武宗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眾辦

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通監唐梁均王互入公私兩全劉仁贍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比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周廷構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見將士也輒命斬之然後成喪通監唐世宗

傳記晉文公問咎犯誰可為西河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歟曰君問誰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而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議說苑許允為吏部郎多

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必須諳其材行臣若與之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舊唐書本傳互入不拘形迹裴晉公遺言不及家事唐書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監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揚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後數日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

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通監唐憲宗互入因事見人裴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

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允曰臣之鄉人臣所知也

世說入鄉曲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

王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及

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起居琛曰

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

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十六國春秋魏文侯問

解狐曰將定西河之守誰與用對曰荆伯柳賢人文侯曰

是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守非問讎也伯柳見解狐而謝

之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韓詩外傳

集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

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如歸選白丈夫

誓許國憤惋復何有註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

行不求利已韓文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十欲為聖明除

弊事豈將衰老計殘年並韓文螻蟻之命甚輕社稷之計甚

重天伯集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家而潤於國唐文國

計已推肝膽計家財不為子孫謀羅隱集

本朝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

知所薦進也新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

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神道碑孔道輔卒

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

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歐公作

銘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

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二朝言行錄張知

白語同僚曰吾曹本書生致位至此唯徇公戒私可以報

國聖宋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七

前公志私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八

識見部之十九

徇私忘公 附挾公濟私

經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記檀弓下

子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十至私人之門而不一至於庭 管子

法數能至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庭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

主之國 齊非有度

史趙充國曰諸君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 西漢本傳張禹

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

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然之未

有以明見即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

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

平恐為所然則謂上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

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 通鑑漢成紀谷永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

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西漢本傳荀悅曰私務眾於官事 通鑑王

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

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卿二人在外而吾

留此足以為三窟矣 晉書本傳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

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

人胡人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

彼必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徙諸道節

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

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通鑑禮部尚書

李揆為入蕃會盟使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蕃上

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
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通鑑唐德宗李希烈
襲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
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
希烈必革心改悔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
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命真卿詣許州宣
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 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
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反之由是
有隙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
為左僕射 張延賞與齊映並相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延
賞因言映非宰相器映遷夔州刺史 盧杞以私隙殺楊炎
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
降盡帥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

世宗八

入據其城庚午中一作具奏其狀且言韋臯沒身恨不能致
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
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得百維州何
所用之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
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並同黃巢北趣襄
陽劉巨容拒之大破賊眾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
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
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通鑑唐僖宗

公私兩全

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大趙文子曰隨武子利其君不
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強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
遺其祖周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孟文子夫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經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

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注毛詩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孟滕文公下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

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管子曰隰朋之

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在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心

亦不忘其身管子

○史石奢楚昭王相有殺人者乃其父縱其父自繫使人言

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臣罪當死王曰不當伏罪奢曰

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命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

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史循吏傳蘇章

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

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

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明日

冀州刺史按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東漢本傳苟晞為

兖州刺史從母子求為將晞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

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

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晉源懷為使持節巡行

北邊有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

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

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

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無以對於是表劾尼須

劾北史張鎮周拜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鎮周乃多

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裾

叙疇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謂賓曰比者張鎮

周與故人為歡今日以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

不得交遊因與永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肅

肅

然唐書陸贄傳陸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贄傳山陵

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

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

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

以為羣臣附之者衆故吾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

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通鑑唐德宗初李懷光之解奉

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

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

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不忍

不言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奏之對

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

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尚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

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

全不亦善乎李泌曰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

死則亦無足貴者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同高

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

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

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通鑑

梁均王互入晉相桑維翰乃裴皞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

送或問之荅云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

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五代史

唐文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杜詩互以孝肥家以忠肥國

本朝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前

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元豐間文

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明日交府事以次見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綱見屬考故敕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授官不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歐公集

窮達兩得

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易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語述

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子孟盡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上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力

史了荀張衡云元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涉冬則涵泥而潛蟠王

漢後

集舒之濟萬民卷之善一身即侍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應而不滯飭躬有則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去也為霧豹為冥鴻寥兮寂兮奉身而退逝入所達人靜則暗然與陰合跡動則浩然與陽同波並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唐文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諸侯師默成萬世法同靜則龍蟄存神在一水而無悶動則鳳翔覽德自千仞以來儀山文

高舉遠覽

吞舟之魚不遊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列揚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內莊逍乘雲氣

窮達兩得 高舉遠覽

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謂屈鴻鴈高飛一舉千里史張良傳眇然絕俗離世漢

傳王褒

傳記 神龍不處罔罟之水鳳皇不翔罽羅之鄉人物

集 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繒繳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羅辨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 鸞鳳之高翔

兮乃集太皇之墊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繫兮又何

以異虜犬羊 鴻鵠之一舉兮如山川之迂曲再舉兮觀天地之方圓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又安

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隨人轉當代豈無騏驥見執轡者非其人遂足跳而遠去並同鳳皇翔于千仞

兮覽德輝而下之賈誼悲世俗之迫隘竭輕舉而遠遊駟

相如大人賦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晉劉伶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左太中詠史詩 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

成公子 高舉磨太清永絕增繳懼儲光决巨壑摩太清塊視三山杯觀五湖李太白賦 激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同

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趯趯竹竿穆穆幽龍其禍敗之遼絕胡越哉曠子豈無朝陽鳳耻與微物爭元稹集互入 長居

青雲路彈射無由緣劉賓求觀眾丘小必上太山岑求觀眾流細必泛滄海淇深韓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水上

洞視萬古李肇靈鳳不啄羶天集黃鶴一去青冥無極

柳下視三界狹但聞五濁腥唐文 優哉遵渚鴻自得養身旨不啄太倉粟不飲方塘水振羽擎浮雲置羅任從爾東

高平遠覽

宋明高標不可揖杳若雲間鴻公淵冷看世間人諫坡超逸

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東坡曾直書

高蹈玩一世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

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

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

巨麗繫城扶搖雲漢上睥睨千萬里同上一朝厭蝸角萬里

騎鵬背王直方詩話高情如飛鴻未易握粟呼明

聞見淺狹

經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記李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公孫陳仲子居於

陵耳無聞日無見孟文少聞曰淺少見曰陋荀修坎井

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記李

七

崖赴水則接液一作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

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莊秋水入入歎啓寡聞如空也

聞所見小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蘊質以過冬既春東作

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燠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

曰負日之暄夫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苴苴子者對鄉豪稱之鄉

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怒一作之其人大慙

此子類也列揚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

也惟秋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蠶不知其

可以為繻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淮南寸鱗汎迹濫

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蠋死轉菓核之內則謂

八極之界盡於茲也抱朴子互入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金

史少見之人如管中闚天也史家叔孫通綿蕞諸生

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急務史本守突與之災

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後漢朱何異夫虱之處

禪中乎晉書阮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史雷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世說新語中又

傳記胡人見布而疑賈越人見芻而駭羸山海經序釋氏戒世

人不可以耳目不及便為虛誕如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

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帝不識弦膠魏文帝不

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

信有千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萬斛舟舡北齊黃門侍

訓 氏家

集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

意亦已疏矣選批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韓文歸老

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

者非天罪也韓文如龜居殼不知海寬白樂醯雞仰甕口

亦謂雲漢津劉賓

本朝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問之曰生固知其為

謂 錢但恠其不在紙裏中耳百

